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五十三編

立志小說

美人煙草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人煙草

第一節

東洋女子大學本科二年生。姓名五十嵐琴子。一天由家鄉野州佐野接到父親孝吉寄來一封信。三番五次的拆開念看。看得倦了。將信丟在桌上。還呆呆地對他凝視。悄然長歎幾聲。停了一會。獨自咕嚕道。全然是我之過。父親憤怒。委實難怪。說著一面拿過鏡子。照照自己花容。斜軀著洋燈影裏。簌簌的淚。流滴在桌面之上。

『我母親想也斷了愛憐。只看沒得一封信寄來。也就知道……但或是心裏淒涼。怎樣悲歎。也是難說咧。』

眼、淚、和、露、水、一、般、越、滴、越、多、將、那、手、帕、也、搵、得、溼、了、頭、髮、鬆、鬆、歷、亂、一、股、微、風、打、窗、戶、裏、吹、將、入、內、撲、撲、的、舞、得、飛、揚、

階、簷、下、椽、邊、的、鐵、馬、風、鈴、被、風、吹、動、叮、叮、噹、噹、的、響、那、聲、音、傳、入、耳、裏、覺、得、身、上、一、

陣一陣的淒清。琴子起了慚愧之心。自己呵責自己。禁不住又出了幾點冷汗。

『學校這月裏也停止了。』

又歎息幾回。將手中手帕撲的一丟。眼光轉注在書架之上。

『除了和吉見兄商量之外。別的再沒有什麼方法……吉見兄……他聽見這事。不知要怎樣喫驚……今晚原是約定來到。卻爲何恁地遲了。還不見來。料必……琴子正在自言自語了。而不了。陡聽得樓梯上咯瞪咯瞪。素來聽慣的吉見腳步聲音。立即把先前的話頭打斷。換了說話。』

『這是來了。』

正要起身相迎。那人已到面前。凝著眼光。向琴子注視。原來這位是某家私立大學的學生。名叫吉見義久。當下琴子又先開口。

『我等待好久哩。』

義久隨正對琴子。揀一張椅子坐下。手把團扇。解開胸襟。直望胸脇間扇涼。

『這會兒。我飛也似趕跑了來。琴子。不炎熱得很嗎。一路上一些兒風也沒有。』

『可要絞手巾洗臉嗎。』

『怎麼。那倒無須。』

義久說著。一面連忙用手攔住琴子。依舊注視眼睛。向琴子看。

『這是爲什麼來。你不是在那裏哭泣嗎。』

琴子不防。陡被他一問。不覺臉色登時紅了。低下頭去。不做聲。

義久又問。『爲什麼呢。姑娘。』再看他容姿。又嬌美。又威嚴。那兩彎眉黛中間。顰蹙著。含著無限憂愁。那眼眶裏。溼漉漉的光景。還是盈盈欲滴的。

『琴子姑娘。你到底爲何不言不語啊。你對著我。還有什麼隱瞞啊。我往常時。不論短長好歹。總和你說知。從不曾隱瞞一句半字。今兒晚上。不光是爲了前約。來

到這裏。實因又出了一件大事。意欲和你相商。這纔急急忙忙趕著來到。」

琴子似乎不懂。擡起頭來問道。『一件大事。是什麼樣的事呢？』

義久陡的閉了眼睛。歎息幾聲。琴子看見這模樣。把自己方纔憂急的心腸。立刻忘了。反拋在九霄雲外。那蒸熱得不耐煩的義久。隨將身子望前一挪。兩人差不多膝對著膝。琴子禁不住。

『吉見兄。爲何也是不言不語。噯。一件大事。是什麼事。……你也瞞著我麼？』

『怎麼斷沒有向你隱瞞之理。……正要想和你商量妙法。何肯隱瞞。但只怕又要惹你提心弔膽。替我焦憂爲此遲疑不說。』

說著。捲起左邊涼衣袖。右手握住左腕。又接著長歎數聲。

『吉見兄。你又說那樣話麼。你既要和我商量。該快快對我直說。使我安心纔是。』
『啊。說了。怕不能安心。正要害你非常著急哩。』

『我著急儘自著急。你只對我說了。任是該要著急的事。我也歡喜著願意聽聞。』
『恁地時。我只得說了。』

『快些說來。』

義久一面定一定神。一面沖口只說一句。『我如今被人斥逐出來了。』

『呀！啐！斥逐什麼處在啊。』說著。琴子非常喫驚。這句話實在來得過於奇突。

好一會。琴子勉強鎮定心胸。咽下一口吐沫。

義久臉上反現了笑容。好似自己冷笑自己。『並無什麼處在的話。乃是麻見先生。』
『噢。那麻見先生……』琴子不覺發了呆。

原來麻見先生。是吉見義久亡父的舊友。他素念親友交情。義久就住在他家。受他贍養。連學費旅用等等。都是麻見供給的。

義久更連連歎氣。自怨自道。『什麼來由也沒有。總是我自己品行不正。一些也不怨麻見先生。』

琴子悄然不答。只心裏揣想。一會靜悄悄拿過他父親寄來的書信。遞與義久。

『吉見兄。我麼也打家父那邊寄來這一封信。』

義久接將過來。念了幾行。已自變了顏色。

『姑娘。令尊大人要革去你的學費。從今以後。再不給麼。』

『可不是呢。但家父那樣憤怒。卻也斷然難怪。』

義久惟有又驚又歎。『啊。姑娘。你無故被害到這田地。全然是我吉見義久的罪過。』

『咦。嘻。但則你被那麻見先生趕逐出來。也是爲我琴子所爲。纔冤枉你咧。』

『呀。我是箇丈夫男子。比起你來。年紀要大得多。這其間。可是兩樣。須有箇分別。』

『咦。噯。若在根本處說來。我起了私心屬望於你。總是我的不好。』

『那裏話來。全然我的不是。』

他兩人來往謙讓。看似淡然無情。骨子裏卻含著情苗萬種。當下各各現了無限憂愁之色。沒了擺佈。只落得很很的短歎長吁。

第二節

義久和琴子兩人。一箇被父執。一箇被父親。同時雙雙突遭屏棄。暗地裏商量議論。要得箇善後之策。不料一時竟是無計可施。

你道他兩人是怎樣情形。原來心投意合。私下定情。已有兩年以來。不曾拋離一步。這其間琴子父母三番幾次。要喚琴子回佐野家鄉。不料琴子直欺瞞著父母。借著遊學東京。進了東洋女子大學。已在本科得了二年生資格。

他的學問成績。並不下人。在同學之中。也要算箇超羣出類的女弟子。性情質地。又是聰敏溫良。卻想不到和義久拋相思之豆。結難解之緣。久而久之。他瞞著慈親。做

這件事被同學知道了。大家就譏諷指摘於他。難免揶揄冷落。這就交上不幸的運。那義久呢。也不是怠荒墮落的學生。也可算得青年有志有學之士。只因愛戀琴子之餘。以致被父執趕逐出來。視同陌路。只落得行也無家。宿也無榻。但他性情是灑脫。不羈倒也不見得怎樣困苦。依然一心一意冀望和琴子一同就學成功。因又開口。

『俺兩人想不出好方法。我是那……』義久說時。琴子只低著頭不知想什麼。『你想怎樣好呢。』義久聽了這話。又問。『你可有妙計麼。』

琴子看著義久臉面。『啊。我想我心裏實在不安。』

『呀。你何須得不安。你原一些過兒也沒有。但你若是只你一人。可也更為難。也不能得有今日。如今令尊大人那裏。只索你好好回去。向堂上賠罪悔過。令尊大人也斷無不容之理。論理。你自不能不回家鄉。哪著啊。你的境遇。全然和我兩

樣。

『吉見兄。你怎樣說。』

琴子說著。一面望著義久。一面那淚珠兒。早又淅瀝淅瀝如斷線般灑落下來。

『原來你道我是那樣的女子麼。我想你也斷沒有那樣思想。若果然如此。可和我的意見大差了。道兒。我真是料不到此。』

說罷。又拿過父親來信。呆望一回。緩緩地裝入封筒。忽地突然回轉身。和義久斜背著臉兒。一言不發。

『琴子姑娘。你生氣憤怒麼。』

琴子好半天。纔開口回問。

『吉見兄。若是我不在這裏。你便怎樣呢。』

『我麼。我勸你回家。向令尊大人謝罪。我也回了鄉里。沒有法子。只得終身種田。』

掘土過活。

義久依然照舊。並無淒切形容。及至說完。琴子反倒萬種情懷。大有哀憐。義久模樣。

『吉見兄。你說今晚趕快前來。和我商量的。原來就只如此。』

義久默然不答。琴子禁不住。又往下說。

『吉見兄。你回到家鄉。種田掘土。過此一生。你也須想想。你老大人的身世。你怎樣常對我說。道我父親一生不得意。抑鬱去世。我一身兼著父親的事。定然要替父親揚名。這話可有麼。你既說了。那樣話。卻原來是信口胡言。並不想著實去做。如今麻見先生不能保護。贍養於你。你卻什麼也不能作爲你自己的力量。原來什麼也不能作爲。只索自己拋捨自己。落得箇自暴自棄罷了。我卻想不到你是那樣人材。我雖是女子。也不致於那樣失望短氣咧。』

說著。只緊緊看著義久。義久閉著眼。獨自沉靜思索。還是沒有回言。

『吉見兄你自己不能把定自己的心力我想不論怎樣的艱難只索決定心腸向前猛進斷沒不成功之理從今以後我和你都是失了依賴保護的人都是沒了學費想來想去除了自己勞苦做活去求學問再沒別法哪可是咧我已定下主意拚著我身儘有的力量做那些勞役苦工的事賺下錢來將來做你的學費旅資。』我是決定主意了。』

義久出於意外聽見這話這纔開了眼睛。礫碌碌看著琴子的芳顏。

『琴子姑娘你那樣幫助於我麼』

『我想我幫助你也是該當的事你今日處這等境遇到底是爲我而來我想我勞苦些須供給你的學費乃是爲要如你的願遂你的志這是我分內義務』

義久陡然刺穿胸臆好似被大礮轟炸只覺一陣心酸低下頭去撲碌碌滾出無數點眼淚也不知是感謝也不知是羞慚也不知是奮激只聽琴子又做聲。

『吉見兄。我方纔說這樣話。實是狂妄、無禮、得很……你究竟怎樣。還是依舊叫我回家嗎……卻爲何又不言不語起來。』

義久好似沒了臉面。勉強擡頭回看。

『琴子姑娘。原來你不知道我。呀。料想不能不知啊。我總想不論到何時何地。再不累及於你。如今你卻說那樣話。你既是決定心腸。我自然非常感激。但……』

還要說下去。琴子突然按著阻住。

『你若依我說話。我反倒歡喜。你若說回鄉掘土了這一生。那是橫豎無益。我也不願聽聽了。徒然叫我悲傷。』

說著。眼眶外邊。又起一圈紅暈。連忙拿手帕揩搥。一會又說。

『呀。我實在罪惡深重了。我想你的前程。你卻想我的前程。都是拋棄了自己。專替別人耽憂。因此不得箇實用。我誤會了你。我自己也誤會了。著啊。那也好。咱們

兩箇人的想念。各自分開了罷。那樣優默的事。任是想到什麼時候。總是無益……』

義久又往下問。

『你若要爲了我。受那勞苦。試問你做什麼事好呢。若是我。或是賣新聞紙。送牛乳。還有箇商量。』

『啊。你若能做這些事。我就什麼也毋須著急了。』

義久睜著眼睛。似乎若有所思。

『我是可奈一事也做不上來。你若一箇人勞苦……你是女流……你怎……』

琴子一面歎氣。一面說。

『我如今。該當怎樣做活。實是一些成算也沒有。任是思索。總想不出箇道理來。……但則我。定要如了我的意方休。』

『呀。你獨自一箇勞苦。我斷不能束手旁觀。我也須找箇什麼事情做纔好。』
『你又來說那樣話了。一切事情都託付於我那不好嗎？』

『話雖恁地說。但……』

『不然。我是女流。須不能做那些賣新聞啊。送牛奶的事。還是夜間做活。日間讀書啊。還是夜間讀書。日裏做活呢。苦學的人。雖有許多。但按到實在。終究不能好。好長進學問。普通三年了。了。專門還須得五年七年。這其間時候。須不能短少。我方纔樣樣想過。你和我兩人。若都要進學校。必須都要勞苦做活。方能過去。若果然照此辦理呢。俺兩人終日碌碌。都不能專心向學。因此上。我決定主意。拋捨自己。讓你一人立業成功……著啊。你莫言語只聽我說話……我讓你一人就學。原望你早日出山。博得箇顯親揚名。你若做成英雄轟轟烈烈。頂天立地。我的父親自必笑逐顏開。斷無再爲責備之理。那時我又向父親謝罪。賠禮。母親也自歡。』

喜安心就是外間世上人譏笑俺們那污名也有伸雪之日你道可是麼』

『你爲了我決定那樣大主意。我實感謝不堪。但據我說來。』

『噢。你只將我一生的幸福牢牢守住不致拋忘。我任是受怎樣的辛苦也自安心忍耐咧。』

『你說一生幸福的話。我若竟不能成功之時。你雖是信我能有成功。但倘或不得成……』

『那也沒法。只索聽天由命。』琴子說著。禁不住一笑。嫣然停一停又道。

『你勤苦著我也勤苦著。若果然困頓一生。都遭不幸。那是天生命運之故。俺兩人的力。須不能戰勝於天。但任是這般。我對著你。依然出於心願。再不怨恨。要俺們堅確約定。海誓山盟。就罷。你若有日出山。任是爬上怎樣高的地位。我總是你的妻子。哪那是好極了。萬一你若不能得志。任是處著怎樣悲苦的境遇。我

依然是你的妻子。哪那也沒甚不好。我所說一生幸福並非專指安甯快樂那些事。我心裏想著一生到頭做吉見的妻子。莫半路上拋棄了我。

『琴子姑娘。我須不是那樣男子。』

義久說著。睜開兩眼。緊緊看望琴子。琴子嚴嚴正正回答。

『那箇。我原知道。但雖是知道你不是那種人……呵呵呵。若要我再加安心。除非再立箇誓。噢呵呵。』

『若要立誓。便誓罷了。你想著有些不放心麼。』

『我雖不是想那樣事情……』又沈著臉道。『我是捨掉學問的。但願能成箇普通女子也就罷了。』

義久心裏很有些難以爲情。再看琴子臉面。只見他低頭無語。一會開口道。

『你的地位。漸漸騰高起來。有一天如了你平素的志願。做成外交官員。可莫變。